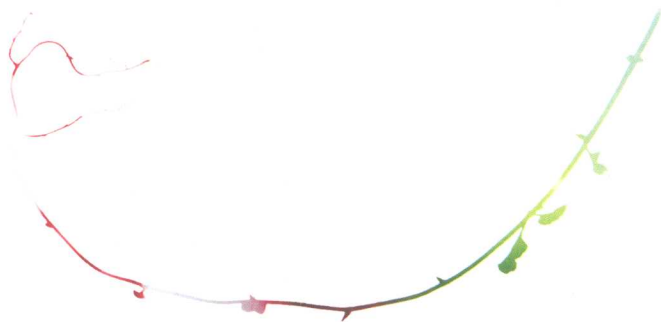


Cinderella
仙度瑞拉

锦绣

格格巫
◎著
nix ui

原来的锦绣只是想嫁人，
她不在乎素未谋面的丈夫。
她自小习惯孤独，
她身上负的是家族的兴亡。
然而，
她从生意场的金戈铁马中偶然回身，
发现，
他一直站在她的身后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锦绣

Jin xiu

格格巫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绣 / 格格巫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5104-0476-4

I. 锦… II. 格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24935号

锦绣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格格巫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: 央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字 数: 180千 印张: 18
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476-4

定 价: 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01

锦绣世家

天还是黢黑的，雨已经下了一夜，没完没了。徐奉拉开车帘子想看看这是到了哪里。

四更了，还是漆黑一片，除了马车前头灯笼照出来的一小块黑亮黑亮的石板道，他什么也看不清。都怪这一场雨，拖得还得赶这夜路。

还好已经进了济南城，城外的土路可难走着呢。被雨水冲泡得深浅不一，徐奉坐在马车里东倒西歪，头昏脑胀。

“徐师傅，还晕呢？”吴掌柜又斟了一盅醋给他。

“谢谢谢谢，好了好了。”徐奉受宠若惊地接过酒盅，闭着眼睛捏着鼻子一口灌进肚里。酸得一嘴的口水，他狠狠地咽了下去，这才睁开了眼睛。只听一声饱嗝响亮地打了出来，浓重的醋酸味溢满了整个车厢。徐奉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吴掌柜捧着肚子捏着山羊胡乐了。

“受苦了，受苦了。马上就到了，顶多两炷香的时间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掌柜的亲自来接，您才是受苦呢。”

“快五更了，少奶奶也快起了。咱们到了纪家麻利利儿的，一安顿好就去见大少奶奶，可别叫她等了。”

徐奉打个机灵，清醒了，连声称是。

他本就应该受宠若惊的。他不过是小镇上香油店来的伙计，只仗着



打得一手好算盘就给大名鼎鼎的纪家做了账房先生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真的。

人这一辈子，好事情能摊上几回？他以为只要香油店不撵他，他就能老老实实在香油店里待个三五十年，攒一笔钱娶个媳妇儿，他这一辈子就妥了。谁想着能来纪家啊。纪家一个月的月钱能抵上他在香油店干半年呢。真是受宠若惊。

人的贪心是天生的。他也贪心。

也不晓得师弟恨没恨他。

他是陪着师弟来应召的，只是给师弟打下手，拨拨算盘的。师弟的数算得那才叫好，谁知道纪家这个大少奶奶怎么就看上自己了呢？

徐奉局促不安，觉得手脚放哪都不好。

灰色的瓦墙有一里路那么长，朱红色的翘檐大门坐落正中。在漆黑的雨夜里，深沉且安静。

马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，马夫冲着里面喊了两嗓子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小厮撑着雨伞挂着衣服匆匆跑了来，开了侧门的车道。吴掌柜下了车朝其中一个小厮嘱咐两句，小厮点点头，一溜烟儿地跑进府里去了。

吴掌柜叫徐奉下了马车，也跟在小厮后面进了府。马车拐个弯儿，自行去了后院的马厩。

雨还没停，稀稀拉拉的。

徐奉跟在吴掌柜的后面，亦步亦趋。他心里盘算着待会儿见了纪家少奶奶怎么表现。娘给新缝的衣裳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千万别淋湿了，中午见少奶奶的时候好换上。

正想着呢，吴掌柜突然住了脚步，徐奉差点撞上。

“哎呀，大少奶奶。”吴掌柜向前弓腰，“本想带他去账房见过您的，不想您已经起了。”

一个低闷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：“若不是十万火急，我倒也想早些起

的好。”

那语气四平八稳，听起来与“十万火急”毫不相应。徐奉偷偷探头，只见一个女人手里撑着一把棕面儿的油纸伞站在厅堂门口。身上穿一件珍珠白的披风，大把的青丝随意地挽在脑后，额前还留着些许的胎发，像是起得匆忙。

白色的衣裳和白净的脸，安安静静的，在微亮的天光里头泛着隐隐的蓝色。

徐奉愣了——噼里啪啦的雨点里，丝面的裙角儿微微飘动。衣裳是弱不禁风的；人，却是亭亭玉立的。

女人声音低哑：“枣庄来的师傅？”

吴掌柜咳嗽了一声：“给大少奶奶见礼。”

徐奉慌张地低下头，跪了下来：“小的徐奉，见过大少奶奶。”跪得太急，手里的包袱被他按进了水洼里，湿了一半。

“免了。”

徐奉站起来，头却低着不敢看，心里“怦怦”的。

“徐师傅一路上辛苦，咱这就算见过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吴掌柜的，你跟我来。老爷出事儿了。”

脚步声匆忙远去，徐奉这才抬起头来看——她健步如飞，撑着伞的身影说不上玲珑有致，可也高挑修长；吴掌柜拖着沉甸甸的身体紧紧跟上；对面的屋里出来个丫鬟，手里捧着个正冒热气的黄铜手炉，慌慌张张地朝那大少奶奶追去。

三个人前前后后急急忙忙的，脚步声很快远去。

徐奉张望着，心里直突突地跳。

一觉睡到中午。

屋子是五个人一个炕的，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徐奉一个。徐奉起床等着人来叫，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。

他也不敢出去乱逛。闲来没事儿，就把今早沾了水的新衣裳洗了一



遍，晾起来。雨倒是停了，可天还是阴的，这衣服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干透。看看窗台上满是泥巴的鞋子，转身找了把刷子又把鞋子给刷了。刷了鞋又想起昨天穿过的裤上怕是也沾了泥巴，于是又一气儿也给洗了。

洗洗刷刷，眼见着天又黑了。

这才有人稀稀拉拉地回来。

这院子里一排有十来间屋子，有的屋住了十几个人，有的屋住了五六个人，徐奉这屋，大概是住三五个人。

如果这屋子住的人是按等级月俸来论的，徐奉觉得自己在这屋还不差。

“徐师傅，醒了？”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伙计喘着粗气进屋来。

“中午醒的。”

“哎呀，中午就醒了，敢情还没吃晌午饭呢。”伙计自行走到门前喊了两嗓子，“六儿！六儿——”

“六”和“儿”的声音黏在一起，跟着他舌头转呀转，最后化成一声绵长动听的吆喝，在这浸泡着雨水的院子里四散开去。

“哎——啥事情啊，哥？”

“去厨房热些菜来，这屋新来的徐师傅没吃晌午饭呢！”

“中！”

他回过头来对着徐奉：“我叫乔大，是前门的头儿。”

徐奉抱拳：“呦，原来是乔大头儿。”

乔大一咧嘴一摆手，颇有几分得意：“哎，别客气，来了纪家，咱都是一家人。徐师傅哪里人？”

“枣庄的。乔头儿呢？”

“那可真远。我就济南的。咱家世代代住在济南。”

“还是世家。我初来乍到的，有不对的地方请乔头儿多多包涵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今天府上事太多，头昏脑胀忙到现在，都没个人想起来给徐师傅备午饭。”

“乔头儿哪里话，该忙该忙。”

乔大是个直肠子，快人快语，没有藏在肚子里的话。眼下徐奉模样老实，嘴里又一口一个乔头儿把乔大叫得舒服。再来回几句，乔大就觉得跟徐奉很亲近了。这一亲近，乔大就恨不能掏着心窝子跟他好。

“我做这领头是我爹退下来给我的。我家祖上和纪家祖上，那当年同是绿林兄弟，后来参过军的。先祖皇帝建军打元人的时候，那咱们是立了功的，大明朝建立有咱们家的一份子功劳的。后来纪家金盆洗手做了海盐生意，咱们乔家祖先也是帮了忙的。咱家兄弟六个都是给纪家帮忙，刚才的就是我们家老么。不是我显摆，咱们乔家文的不行，可那武的在济南数这个！”乔大把大拇指翘得高高的。

“乔头儿原来还是将门之后，可敬可敬。”

“嗨，看你说的！不是将门，绿林就是强盗，没啥好避讳的。”

乔大看屋里只有两个人，于是压低了声音探过头来：“你不知道吧，咱家少爷还就好绿林这一口呢！这些年一直在绿林混着，除了成亲那天就没回过家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徐师傅，我看您人厚道才跟您道道家里的长短。徐师傅您不比咱这些粗人，您是账房的人，是大少奶奶跟前的人。嘴上可得明白着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

“是是是。谢乔头儿提点。”徐奉赶忙答应了。

乔大再说了些有的没的，嘴里话不住却说得没有刚才那么起劲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徐奉忍不住了：“我眼看着，耳听着，可是似乎纪家的账都归这大少奶奶管？纪家是大族，买卖做得又大，一个女人怎么能做得？”

乔大小眼一眨巴，露出一分“孺子可教”的笑容，等的可不就是徐奉这句话。

“嘿！问得好。这大少奶奶……程家你知道么？中部做瓷器生意的程家。这大少奶奶原就是程家的大小姐，闺名锦绣。自小被程老爷当男儿带着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独自经营店铺了。这些年，程锦绣的名字在中部那是出了名的。咱家大少爷到了二十好几了还不肯成家，天天在外



面鬼混，风流快活，为什么突然肯娶程家大小姐了？还不是看上了她的本事！

“她的本事？嘿，要知道这大少奶奶没来之前，家里乱着呢。且不说这大少爷在外风流，老死不肯回家，纪家的内人也是个个不省心——太夫人吃斋念佛向来不理俗家事，夫人去得早，二小姐任性，三小姐还小，老爷忙着生意也顾不上家里，这几年来身子也愈来愈差……这府里啊，乱着呢，乱着呢。直到这程锦绣嫁了进来，这家里才变得顺溜了。就拿今日清明来说，老爷身体又不支了。听说是昨晚上给二姑爷气的，回到家躺下就起不来了。这不，今天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事情全是大小姐做的主。一边是祖上的祭奠大礼，一边是躺下的老爷，忙里忙外的全靠她一个人！纪家的少爷小姐们？别指望了！一个顶事的都没有。”

“啊哟，听起来倒是位能干的人。只不过，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少奶奶毕竟是妇道人家，是媳妇不是儿子……靠得住吗？”

“靠得住吗？人家程小姐可是出了名的摇钱树，旺夫相。当年那上程府提亲的可不是没有。可这女儿是程家老爷的心头肉，只恨着大小姐不是个男儿。于是，一拖再拖，能不嫁就不嫁的，一直拖到这闺女二十了还不肯放人。这不，直到前年，程老爷新娶的二房给添了一个儿子，这才放了她的。去年她嫁进了咱纪家。现今咱家里，老爷身体大不如前，大少爷不肯回家，这纪家里里外外有能管事儿的人吗？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。我看，这纪家的主，早晚得她当。纪家能娶个这样的儿媳妇是祖上积了德的，失了摇钱树程家不计较就不错了，你纪家还计较摇钱树姓的是程？您以后瞧着就知道了！我看咱家老爷的意思明白得不得了，他是定了心让大少奶奶来当这个家！”

乔大是典型的话唠，打开了就收不住。徐奉只管听，乔大自问自答自己说得痛快。

说着话，六儿已经把吃的拿来了，徐奉饿了一天，看见吃的很是迫不及待，狼吞虎咽的，乔大在一边再聊些闲话。不知不觉，这一天又过去了。

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有下人来叫徐奉，说是前厅有宴，请他过去吃饭。

新衣裳偏偏昨天洗了，现下摸起来潮乎乎的。徐奉还是急急忙忙地换上了，虽是潮的可毕竟是新的。

低着头跟着人走，走到昨天经过的小道时他不禁又抬头张望了一下——从这里过去，经过凉亭，经过花架子，就到了——她撑着棕面儿青把的油纸伞站在雨里。

像是海上伫立的一桅白帆。虽风雨飘摇，却也一路兼程。

02

大少奶奶

徐奉到前厅的时候午宴还没开始，掌柜们和师爷们已经落座。吴大掌柜的站起来，替徐奉一一引见。因为是清明节过后，祖籍落户济南附近的掌柜们都回家扫墓祭祖，临回铺子前照例来东家小聚。来的人不少，里里外外一共摆了近十桌。跟在吴掌柜的后面，徐奉是极为恭谦的，这里的掌柜，甚至是大一些的伙计也比自己香油店的老板来得排场。

这边招呼刚打完，那边的大丫头招娣就从内厅出来了。在座的都静了下来。徐奉也回到位子上，和大伙一样把眼睛放在内厅门口，翘首企盼。

先传来的，是轻微咳嗽和“啪啪”的拐杖着地的声音，然后进来



了一个富贵的少妇。少妇的模样方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紧紧地贴着头皮，不分发鬓髻，髻皆后垂。发眼中用一二只犀玉大簪横贯，后面点缀着描金凤鸟。紫色洋绉裙子上的褶，间距隔得平均。

她站定了，然后从她右后的位置搀出了一个老爷。这老爷皮肤很白，似乎是长久不见阳光，白得没有生气。从他的穿着排场上来看，徐奉猜想那应该是纪老爷。

少妇和老爷入座，示意大家开宴。

本来就是小聚，没有那么多的礼数。听到开宴，刚才的寂静被渐渐打破，桌上开始有盘碗丁当的声音，慢慢地也有了窃窃的谈话，再过一会儿也就嘈杂了。

少妇形式似的吃了两口菜，又请示了那老爷两句，就端了酒盅站起身来开始逐个敬酒。丫鬟招娣拿了酒壶紧紧跟在后面。

徐奉这一桌全是些年轻人，坐在近门口的桌上，离着主宴席最远。他看着少妇穿梭在酒桌当中笑容可掬，不由得纳闷，这又是纪家的哪个小姐媳妇，竟也像那个程锦绣一般能在这男人的酒桌上周旋？等到那少妇走到了这桌，徐奉才认出来这就是那大少奶奶程锦绣。

他吓了一跳——她的言行的确整整齐齐的一个当家的模样，但是这样子……不像，太不像了！

她头发拢得那么齐洁，衣裳裁得那么僵直。暗紫色海棠花比甲，竖领的领口高高的一直系到下巴颏。显得她的脸有些方，脖子有些短，肩膀有些宽，个子有些高……

昨天的她明明是我见犹怜，风流无限的。今天再见，怎的便成了这般规矩端庄，方正严谨？

旁边的人向他使眼色，他才收起心思对着她端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“徐师傅初来，要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可得告诉我，只管当是自家，千万别委屈了。”她在笑，如沐春风。

徐奉点头。

“徐师傅昨日落脚在哪里？”

“是，是住在……”徐奉想了想，竟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叫什么。

“哟，徐师傅，衣裳怎是潮的？”

“啊？天气阴，一直不能晾干。”

“师傅是算账的人，算账的人可最忌讳这‘潮’字了。徐师傅，这衣裳潮我不怪你，莫要潮了脑袋呵。”

鲁中方言说脑袋“潮”，即是说脑袋进水的意思，程锦绣这么一说，旁边的鲁人纷纷大笑，徐奉立马两颊通红，很是羞愧。该死，怎么没问问自己住的院子是叫什么呢？

“小的愚昧愚昧，小的是和前院的乔头儿住一屋的。”

锦绣轻笑：“那下人的地方也配给徐师傅住？招娣，叫韩总管把东园的厢房收拾一间出来。徐师傅今晚上就搬进去吧。”

酒桌上不禁起了一阵唏嘘声，纷纷说，徐师傅能住进东园厢房，可是高得不得了礼遇待见了。

徐奉不知东园是个什么概念，听着别人吵闹他脑袋里乱成了一团。待反应到要感谢，她早已经端着酒杯走到别人面前去了。

书房的门开着，徐奉走到门口，招娣便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：“什么也别，进去在旁边等着就是。”

徐奉点头，进了门。

门朝南，正对着门的是一张黄花梨木的圆桌，徐奉进去就站在那桌子前。

桌上摆着一只青花缠枝盘子和一对白瓷茶碗；桌下面散着四个配套的黄花梨木八足鼓敦。抬头看，正对着的西面是书架子，虽是书房，架子上却不见有多少书籍古典，几个方格里零零散散地摆着他最熟悉的长翻页的账本。蓝皮子，用白线穿起来，堆得整整齐齐。再看其他，就大都是些瓷器了。

徐奉想起来，程家是做瓷器生意的，想必这程锦绣对瓷器颇有研究。



锦绣正坐在西面的书桌前翻账本，面南的方向开了一扇窗，太阳光从那里透进来，照得书桌上白亮亮的。她右手边站了一个人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满脸酒刺，眼睛转来转去，极为恐慌。

她嘴里哼了一声，手上越翻越快，越翻越快，最后干脆把账本抢到那人的脸上。随着“啪唧”一声，那账本摔落在地，里面白花花的纸张仰面乱翻。

徐奉偷瞄一眼，看那上面尽是些茶叶的条目。

“你这账面做得狗屁不如，连三岁小儿都看得出来！你当我是傻子？！侯掌柜啊，我给你一月的时间是叫你去填你的亏损，不是让你来继续糊弄我。锦绣给您装一回傻您不领情，那我就再给您装第二回傻，我再给你机会去补贴，结果呢？您还真当我是傻子了？”

侯掌柜脸上的酒刺一颤一颤的，嘴里咕噜咕噜直哆嗦。

“不敢不敢大少奶奶，您开恩啊，开恩……侯家几代为纪家人前马后……您不能……”

“嗯？侯掌柜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说开恩？你自个数数纪家给你多少恩了？往近里说，两个月前你的外甥挑衅伤人的事儿是谁给你在中间周转的？往远里说，自你掌管茶叶生意以来，已经在浙江‘丢失’了多少车茶叶？你做掌柜十年，你零零碎碎地吞了纪家账银有多少？……这些，纪家哪件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现在……”

侯掌柜身体前倾嘴巴微张，一动不敢动。

“我想我是收不回来那三万两现银了。不过没关系，那失踪在浙江的三百斤普洱想必已经翻了价。侯掌柜，您外甥的茶叶店可是在杭州？”

“少奶奶……你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吗？！”

“活路？你私吞账银的时候可给自己留过活路？纪家养了你十年了。侯掌柜！如今，不是纪家小气，但实在是经不起你的大胃口。你知道现在咱们的生意不景气，老爷病重，需要花钱请医生呢。锦绣年轻，行事有不妥的地方，你日后包涵吧。”

侯掌柜汗如雨下，嘴唇哆嗦得更厉害，连酒刺都因恼羞成怒而变成了红色。招娣过来请他出门去，他破口大骂：“程锦绣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！你不过是纪家一个媳妇，你连纪都不姓，凭什么定纪家的事儿？老子给纪家卖了数十年的命，是你说罢了就罢了的吗？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！我不会让你得逞……你凭什么……”

家丁拖着侯掌柜远去，人是看不见了，可声音这东西却还是透过假山亭廊传过来，生生地打着人心。

徐奉抬头瞥了那大少奶奶一眼，只是一眼，却正巧碰上了她眼睛里突然闪过的一丝冷漠，眼神远远的，犹如心魄被抛到了千里之外。

徐奉正愣着，程锦绣突地回神，两人目光相撞。他一阵尴尬，她却很快地莞尔一笑：“徐师傅祖上是杭州人？”

“是。在……徽州……”

“过些天，我要去趟杭州，你跟着。”锦绣把蓝线装的账本捡起来，递到徐奉的手上，“好好算一遍。”

算什么？利润？漏账？还是……徐奉没敢问，只是恭恭敬敬地点头。

徐奉前脚走，招娣后脚跟了进来，手里托了个大青花碗。掀了盖，露出几个热气腾腾的烫面大饺子。

锦绣很是饿得慌，顾不得烫，恨不能拿手抓着吃。

招娣看了不禁心生怜惜，过的明明是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却连口安稳饭都吃不上。

“找个人给姓侯的顺路，别告状还找不着老爷的屋子。”

“是，少奶奶。”

锦绣三口两口吃完了饺子，又喝口茶冲顺了气儿，这才问：“今天大夫怎么说的？”

“说老爷的身子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只是当心不能再动气。”

“那我就可以放心了，总得赶在端午节前去杭州的。你仔细地收拾收拾，过两天天一暖就走。叫吴掌柜的过来。”

招娣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收了青花碗。正要出去，又回头说：“少奶奶去杭州，要不要找人给少爷托个信？听说少爷人已经不在陕北。他上个月去了杭州，想必这会子还没走开呢。”

“我并不是去找他，为何要告诉他？他那种荒唐，我眼不见为净的好。”锦绣浓眉紧锁。

“老爷身子弱着，还是叫大少爷回来守着的好。”

“太太去的时候他回来了吗？”

招娣低下了头，过了许久又说道：“如果是少奶奶去请，他是会回来的。”

锦绣瞥了她一眼不再说话。

03

鲁中程氏

程家的青花茶碗洁净光亮，淡淡的蓝线勾勒了片断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锦绣掀开茶碗，待要饮，却又放了回去。

“张妈妈，咱们家的瓷器怎么换了？”

“回大小姐，这是姚姨娘的意思，姚姨娘喜青花，不喜白瓷。”

锦绣想，姚姨娘倒是麻利。

也罢，毕竟她给程家续了后。锦绣深知这片家业荒废了有多可惜，这不仅是父亲的血汗，也是自己的血汗。好在姚姨娘争气生了儿子，她再嚣张一些也是应该的。

珠帘子一撂，程津南走了出来。锦绣觉得他气色很好。

父女寒暄了一些近来的身体状况，又问了问生意上的事情。最后，程津南开口：“一个女儿走是走，两个走也是走。既然留不住你，我也不想留锦英。她今年十七了，我想替她找一门亲事，走了罢了。”

程津南身子前倾，似乎是带着试探。

锦绣低头吹茶叶：“爹已经有打算了？”

“前些日子，她来跟我说她喜欢上了一个叫何乃之的。我打听了打听，原来他舅舅是纪家茶叶店的侯掌柜。我想，既然是纪家的人，这桩子事情不如你来做媒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锦绣放了茶碗，把前几天打发掉侯掌柜的事儿细细地给说了。

“前阵子这何乃之还在杭州犯了事儿，听说是打了人，都闹到官府去了。”

程津南点点头：“若是这样，那自然不行了。”过了一会儿又问，“辞去侯掌柜的事情纪家老爷知道吗？”

“爹同意了，我才这样做的。”

程津南一愣，才明白锦绣嘴里的这个“爹”是姓纪的。想到这个，他不禁心里微微地酸楚：“好好过，有委屈就回来。”

“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做生意，谈什么委屈不委屈。”

程津南沉默不语。他知道锦绣心里总是怨他的。

他程津南白手起家赤手空拳，打下这一片天地实在不易。对于这鲁中富甲一方的财产自然是爱护得很，恨不能抱着银票入土。原配申氏去得早，膝下无儿，只留了两个女儿。锦绣是长女，一切都要担待，她十五岁的时候便出来为他张罗生意，抛头露面。

出来历练的人很容易就长大。没有几年，她妹妹锦英依然顽皮淘气，锦绣却已经老成持重，谈下了数笔生意，经营了数家店铺。

程津南只恨锦绣不是男儿身，他甚至自私地想把锦绣留在身边终



老，他回绝了一门又一门的亲事，留了锦绣一年又一年。要不是首富纪家来提亲，他就真要这么做了。

济南纪家，那个霸占了明商海运近百年的商贾世家，他们将给锦绣的无疑是最为富足的衣食住行和最为体面的言行举止。这是最好的亲事。

正巧这年，姚姨娘生了个儿子。

于是，程津南放手了。

父亲一提，锦绣想也没想便答应了。

是的，锦绣想嫁人。

她只是想嫁人，哪怕只是一些生活的琐碎和妯娌间的摩擦，对她也是新鲜的。至于那素未谋面的纪大少爷，锦绣并不在意。

她不怨父亲。

锦绣低下头把话题绕开去：“家里还好吧？锦川怎么样？”

“好着呢。”程津南长叹一口气，站起来，“你去和锦英说说话吧，把这事情说给她听。她不听我的话。”

“我怎不听你的话了！背着我净跟姐姐告状！”锦英笑着进来，一头扑进锦绣的怀里，欢蹦乱跳的样活像一只七彩雀鸟。

“好姐姐，你想死我了！从上次锦川满月酒见了一次，到现在咱们又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了。你老也不回来，纪家就那么好？还是你嫁了人，就忘了妹妹了？”

锦绣一愣。

程津南对锦英责骂了一声。

锦英不谙世事，并不知道纪家少爷的风流事，锦绣也就不怪她。

“少贫嘴。你可盼着我不在家呢，正好没人管你，你占山为王上天入地都没人管你。”

锦英哼了一声，又突地跳起来在锦绣耳边说：“姐姐，咱家可真是有人占山为王呢！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的！”

“我不信，谁敢骑在你头上？”